

◎ 雪米莉
著

威猛大警探

● 群众出版社

I 247.5

836

25725

探警大猛威

◎雪米莉 著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093号

威猛大警探

雪米莉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625印张 206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953-6/I·329 定价：4.95元

内 容 简 介

香港国际刑警童志良，是一个风流倜傥、智勇双全的警员。他在曼谷休假时，为救一风尘女子，得罪了黑道人物，被迫逃回香港，随即接手秘密调查香港富豪郭沧海因嫖娼而遭勒索的棘手大案。后只身打入澳门黑社会，寻踪觅迹，顺藤摸瓜，从此身陷泥淖，处处危机，险象环生。破案过程中，他倾心的师姐安琪入虎穴、陷狼窝，惨遭奸杀；线索人物阿猫被杀灭口，死于蒙面人的枪下；女证人沙丽、猜瓦妮在经历了一段担惊受怕、改名换姓的生活后，双双溺海身亡……他自己则被敌手逼于绝境，强行注入大剂量毒品，一时吸毒成瘾。后又遭敌手陷害，锒铛入狱。被保获得自由后，毅然潜入曼谷追杀敌手，以暴制恶，终于杀死了“勒索案”的策划者——恶贯满盈的澳门毒枭“大嘴唐”，也摧毁了一次跨国界的贩毒活动，为冤死的众佳丽报了仇，使正义之光普照大地。

目 录

第一章	祸起红颜		(1)
第二章	棘手大案		(33)
第三章	寻踪觅迹		(67)
第四章	舞女风波		(97)
第五章	午夜牛郎		(129)
第六章	血雾迷蒙		(167)
第七章	粉色陷阱		(201)
第八章	交换人质		(235)
第九章	曼谷追杀		(267)

第一章 祸起红颜

风光旖旎、景色迷人的湄南河浅滩，四处流淌着我和那帕碧追逐嬉戏的柔情蜜意。她天生丽质，妩媚动人，身在歌舞场，心有荷叶情。一个碧眼金发的西洋鬼佬追上她轻盈飘忽的情影，调戏非礼。我怒发冲冠，不顾一切飞身扑去，扬起铁拳，教训了这个蛮横霸道的无耻之徒，由此而引起了一连串的血腥搏杀……

黄昏，整个湄南河浅滩区浸泡在橙红色的梦幻色彩里，远处的蓝色海浪也镶着锃亮的光边。海面细浪如鳞，金箔万点，煞是动人。

无数青年男女在浅滩边戏水弄潮。在落日余晖沐浴下，他们的健美之躯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我张开四肢，舒心爽快地躺在松软的沙滩上，让细柔的沙粒摩娑我晒成古铜色的健康肌肤，借以拂去我周身的疲劳。

刚才，在一望无垠的大海里，同万顷碧波进行了一番搏击，不停地挥动双臂劈波斩浪，使我有一种精疲力竭的感觉，就好象同一群穷凶极恶的歹徒进行了一场生死肉搏。

人虽有点疲惫不堪，但那种征服的快感却让人身心飘飘，一时间，我仿佛成了主宰命运的上帝。

每次执行完一桩总部派遣的重大任务，或侦破了一个case（案件），我的度假圣地总是选择在泰国曼谷。对曼谷的偏爱，不仅仅是因为它是“玉佛的宿处”，有着浓郁的宗教气息，那里的椰林、沙滩、大海、热带雨林气候，处处使人迷恋。泰国姑娘，热情奔放，能歌善舞，俏丽健美，千娇百媚，一片柔情令人心动，而最让我梦系魂牵的还是来自美女之乡的那帕碧。她那健美的身姿，娇媚的面容，闪亮的明眸，自信的神态，无论是轻颦浅笑，还是举手投足，无不使我向往，使人难忘。

对于男女之间的事，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喜欢女性，更喜爱漂亮的女孩儿，这或许与我现在从事的冒险职业分不开。只有在女性温柔的怀抱中，那份温情才能让我忘却办案中的险恶。

记得在美国伦敦皇家骑警学校接受特种训练时，我的导师霍雷斯上校告诫我：“如果男人离开了女人，就如同山野失去了河流……”特别是充当国际刑警，常年同跨国犯罪团伙打交道，生活里更是时时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因此，充分享受人生，充分享受自由，随心所欲，无拘无束那便是我休假时的人生准则。

浅滩边那些少男少女们追逐嬉戏的欢笑声象轻风细浪吹打过来。我竭力气沉丹田，排除体内煽起的躁动，微闭着双眼，一边沐浴夕阳的最后一缕温馨，一边静静地在细细回味同那帕碧相处时的那份甜蜜。

在一种似睡非睡的半眠状态中，一股淡淡的女性馨香和着浓郁的青春气息，如一道清幽咸涩的海风扑鼻而来，旋即化作甘甜的椰汁流进心房，使人身心一爽，刚刚平息的那份热力又慢慢朝四肢乱窜。

“会是她？”我猜想着，心里泛起一阵喜悦，就要睁开闭合的眼睑迎候我期待很久的爱人，可一双柔嫩细润的小手轻轻蒙住了我那双期盼的眼睛，紧接着是一串银铃般脆响的娇笑和悦耳的声音：

“猜猜，知道我是谁吗？”

“这还用得着猜吗？”我暗想道。你的气息，你的浅笑，你的细语，还有那双蒙住我眼睛的纤纤细手，对我真是太熟悉了。不过，我知道天真纯洁的少女总是喜欢在适当的时候，在自己的男友面前制造一些浪漫的情调，以显示她的天真活泼，满足她的虚荣心理。

尽管从她口中喷出的热气撩拨着我，使我的耳根热乎乎，心甜甜的想放声大笑，可我为了取悦她，还是竭力克制

着，假装猜不出她是谁，而胡乱说出几个女孩的名字。

这又引起她一阵开心的娇笑，越发亲昵地耳语道：“亲爱的，如果你再猜不出，我就永远蒙住你的双眼。”

我真想那双柔软清凉的手能永远搭在我的眼脸上，可我更渴望把她酥软而充满香馨的玉体揽入我的怀抱。

“OK，我猜、我猜！”

于是，我口头应着，却伸出汗涔涔的双手，悄悄向她脸颊摸去，也想趁她不注意，达到我渴求的目的。

“唉呀，你坏死了！”

她嗔怪着，象一条柔若无骨的白鳗，在我翻身搂住她之际，灵巧地滑出我的双臂，还把一团软乎乎的东西塞在我怀里，转身跑了。

“好哇，你敢戏弄我！”我睁眼一看，发现搂住的是一气垫枕头。

“看我不抓住罚你！”我扔掉手中的气枕，从沙滩跃起，兴奋地一边欢叫，一边向她追去。

“来呀，托尼宝贝！有本事抓住我，我就让你吻个够。”

她已跑到海水漫涌的浅滩，站在一块礁石上，微微喘息着逗弄着我，那玲珑的身躯在一片湛蓝的映衬下，洋溢着既新鲜又成熟的美妍。

轻柔的海风掠起她黑黑长长的秀发，如一道黑色波浪在夕阳下闪烁，不知不觉中我几乎被她天然的宁静美陶醉了，有点失魂落魄，竟痴痴呆呆被浅滩上的一块卵石绊倒在她的脚下。

“妙极了！托尼，想不到你人长得帅，跟头也摔得那么优美、漂亮！”

她很开心，拍着小手象中了六合彩一样那么兴奋，轻飘飘地从那块礁石上向我款款走来，俏丽的脸蛋上挂满了幸灾乐祸的愉悦神色。

我知道我这个跟头一定摔得很狼狈，模样很难看。谁叫自己这么一副色迷迷魂不守舍的样子，活该！我骂着自己。

“好哇，你个臭三八，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

见她丝毫没有要拉我起来的举动，我只好佯装愠怒，快快地爬了起来。

“别动，托尼，你……”

突然，她一声娇脆的冷喝，把我伸出来欲拂去脸上沙粒的手僵在了半空中。我迷惘地盯着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了，那帕碧？”我见她煞有介事地左右端详我火辣辣的面庞，象发现重大秘密似的，既认真又仔细，忍不住紧张道。

“哈，我这次才真正发现，你脸上抹上沙粒，才真正象活三八呢！”她夸张地说道。

我又被戏弄了。不等我有任何反应，她又象一阵风似地从我眼前一晃，便消失在沙滩上嬉闹的人群那边。

我又气又恼，却也很开心，似乎她的清纯、她的顽皮又让我回到了那无忧无虑且常常怀念的童年时代。我不再犹豫，也顾不得脸上的难堪，象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重新追逐那道俏丽的身影。

渐渐地，我有种不自然的感觉，就仿佛芒刺在身，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因为，那帕碧那白皙秀润、充盈着青春活力的健美身体，象一只翩飞的彩蝶飘舞在五彩缤纷的浅滩上，顿使不少男子忘情地呆望着奔跑嬉笑的她，生怕错过了

一次一饱眼福的享受机会。

那些穿着今夏曼谷最新款式泳装的女郎们，自感逊色，嬉戏之声骤然间也比先前低了许多。

那帕碧似乎也意识到，几乎整个沙滩上的男女都在注意她。于是止步停了下来，求援似地向我投来祈盼的目光，希望我即刻把她带出这窘迫的境地，避开那些令人生畏的热辣辣的目光，一起置身海的怀抱。我笑了，很开心，仿佛这一小小的惩罚是她刚刚戏弄我的报应。

正在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白肤金发的英俊男人倏地与我擦身而过，轻佻地走向身着“比基尼”泳装、伫立在暮色中的那帕碧。

“好热情奔放的泰国姑娘！俊俏中带着野性美。”

我听见那鬼佬的自语，心头一阵悸动。

“靓妞，请等等，我想……”

我见他喊着走向浅滩中的那帕碧，而且挂在他脸上的微笑很撩人，颇具男子汉的魅力。我想这大概是他征服女孩子的手段之一，不由醋意大发，加快了脚步。

忽然，一股恶作剧的念头在我心田一掠而过，我想让那帕碧体验一下没有男人护花的滋味，然后再扮演一个英雄救美人的角色，好让淘气的她真正折服在我的英风帅气下。虽然这种方式太古老、太陈旧，但只要能让自己开心，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又故意放慢脚步，踟躅前行。

“有事吗，先生？”那帕碧望着拦在她面前的鬼佬，莞尔一笑，深潭般闪亮的眸子波动着。没想到她的英语竟也如此流畅，难怪在“夜夜情”夜总会当红歌舞星会有那么多鬼佬捧她的场。

鬼佬似乎胸有成竹，非常自信地拉住那帕碧细嫩的手臂，轻声说：“想让你陪我玩玩，观赏曼谷的夜景。当然，我会支付你报酬的，而且相当丰厚。”

那帕碧瞥了一眼走近的我，故作惊喜地大声问道：“钱？先生，多少钱？我现在就想知道。”

“凭你迷人的脸蛋和漂亮的身段，一百美元怎么样？”他的手开始不安分地顺着她的手臂蛇一样地滑向她的肩头和酥胸，“如果你让我满意。再加倍，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这家伙越说越离谱，我的心里如打翻的醋瓶子，酸酸的。可那帕碧非但没有拒绝，反而期期艾艾在那里假戏真做。

“我很乐意，先生。只是……”她又瞥了我一眼，脸上浮现出得意的样子。

“噢，我的心肝！”他被她迷住了，淫叫一声，旁若无人地扑向那帕碧，根本没把我的存在当回事。

这下真正激怒我了，我猛地推开那帕碧，迎着扑来的鬼佬，来了个右勾拳，狠狠击在他的肋间，随即又旋风般腾空飞出左脚，踢向他的胸部。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色迷心窍的鬼佬措手不及，重重地滚倒在沙滩上，高大的身子蜷缩起来，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挣扎着抬起头，见我气势汹汹地瞪着他，莫名其妙地咕噜了一句，然后，无可奈何地闭上了那双湛蓝的眼睛，仿佛我是打沙滩上冒出的怪物似的，令人难以理解。

“不服气么，鬼崽？”我恶狠狠地对他说。

这时，那帕碧走过来，倚在我的身边，咯咯地娇笑道：“托尼，亲爱的，别打太重了，人家对我并没怎么样嘛！”

“宝贝，他有没有占你的便宜呀？”

“没有哇！你也太狠心了，出拳那么重。”她娇嗔地责怪道，又大又黑的眼睛里迸出两团绚丽亮光，似乎对我表现出的不凡身手很是惊羨。

“对不起，宝贝，我不是想有意伤害他。见他那么粗鲁地对待你，我看不下眼，也忍不住。”

看到她醉人的眼波，我象喝了一罐蜂蜜，心中的怒火刹时平息下来，人也变得温和多了。

此刻，那鬼佬仍手抚胸口，跪在沙滩上。那帕碧走过去扶起他，柔声细语地安慰道：“对不起，先生，我的男朋友就喜欢吃干醋，请原谅他的鲁莽。”

他推开好心扶他的那帕碧，顽强地站立起来，狠狠地瞪了我足有几秒钟，那眼光阴沉、狠毒，充满着深仇大恨，足让胆小的人心惊胆颤。但我无所畏惧，满不在乎在淡淡一笑。

“小子，咱们后会有期！”他冷冷地丢下这句话，转身而去。

“你……”

“算了，托尼。难道你就不能心平气和一些？”那帕碧阻止着欲冲上去的我，那略含责备的目光，直透我心扉。

“好哇，你个三八女，我唱黑脸得罪人，你却扮好人卖乖。看我不惩罚你！”

说着，不等她再逃脱，我伸手搂住她柔韧的腰肢，一起向波涛荡漾的大海滚去。

她嘴里轻声不住地喊叫着，但并不挣扎，似乎忘了刚才的不愉快，只把温柔的身子和饱满的乳房紧紧贴在我宽阔的

胸膛上。一股从未有过的欢愉之情在全身漾开，我们都有几分痴迷了。刹时间，沙滩上嬉戏追逐的男女不存在了，声音消失了，整个世界仿佛一下子静止不动了，只有我搂着一朵温柔的浪花，在广阔的海面上飘浮，一股深深的醉意漫延四肢，我和浪花一起下沉……

清冷的月辉从苍穹泼洒下来，轻柔的海浪再次把我们推上浅滩，海湾送走了它白昼的喧闹，只留下一片静谧和朦胧。

那帕碧站起来，海水般澄碧的明眸深切地望着我，柔唇微动：“托尼，这是我一生中玩得最开心的一个下午，谢谢你给我带来了欢乐。”

“我们是朋友，不是吗？”我牵出一丝笑意，心却咯登一跳，猛地下沉。因为她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令她生厌的地方。在那里，她要扮演一个与她性格完全相反的角色——放浪、风骚、煽情的歌舞女郎。

那帕碧点点头，闪亮的黑眸漾起粼粼波光，俊俏活泼的脸庞蒙上一层愁色。

“没什么，宝贝，只要能让你玩得开心，我就很满足了。”

我吻着她的眼睛，爱怜地安慰她，显得既宽容又大度，丝毫不让她感到伤心和自卑。

“托尼，你真好！”

她羞怯地灿然一笑，那美丽的面容又变得光彩四溢，流动着热情和温存。

换上夏装，告别令人流连忘返的海滩，我和那帕碧乘上一辆三轮花车，沿着灯火璀璨的湄南河岸，一边欣赏有“东

方威尼斯”色彩的水上奇观，一边朝华彩纷呈的三聘街驶去。

微风自河边吹来，扬起她飘洒的秀发，轻拂我的面颊，也撩拨了我的情愫。我不由自主地向她靠了靠，紧紧揽住她纤柔腰肢，希望这条河岸永远没有尽头，好让我同这位来自清莱府的美女长相厮守。

正当我沉醉在翩翩遐想之际，突然，一道强烈的车灯光柱迎面射来，惊扰了我的香梦。几乎在同一时刻，司机、那帕碧和我都发出一声惊叫，因为一辆大卡车正风驰电掣地朝我们的三轮花车猛冲过来。眼看车毁人亡的惨剧就要发生了，更可恨的是，吓呆的司机不但不采取紧急措施，反而弃车逃走。失去控制的三轮车顿时象醉汉一般左右摇晃。

冷汗刹时浸透了我的全身，死亡的威胁令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受过特殊训练，见过多种恐怖场面的我此时毕竟还能保持一点冷静。

“拉紧扶手，宝贝。”我提醒惊恐万状、花容失色的女友，同时翻身跃到驾驶座上扶住车把，控制失控的三轮车。

这时，两辆车相距已不到二十米了，路边的行人已发出惊恐的喊叫声，胆小的甚至闭上了眼睛，不敢看即将出现的惨景。

我急中生智，往左猛打方向盘，在两车相撞那千钧一发之际，朝湄南河心冲去。

“哗啦啦——”

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我猛然感到车尾受到重重一击，双手震离了车把，飞出河堤的小三轮开始悬空倾斜，那帕碧被甩出了车外。我惊呼了一声，但不等我有任何反应，

“扑通”，我也掉进了河里。

和着车体，我感到身体直劲儿地往下沉，水的压力挤压着头部，有种欲裂的爆破感，我想我快要死了。

幸好，河水不深，没一会儿便到了河底。虽然耳鼓仍“嗡嗡”作响，却没有伤及四肢，求生的欲望使我本能地挣扎着，拼命划动双臂。待足足喝了几口又腥又臭的河水，我才浮出水面透出气来。

“好险啊！”我暗叹一声，为自己这次事故中捡到一条性命而感到庆幸。

喘息甫定，我立刻想到同我一起掉进河里的女友来，心头一急，不由得大声疾呼：“那帕碧，那帕碧，你在哪里？”

河面倒映着两岸的灯火，却不见她的影子。我焦虑的呼唤引起了一帮家伙的注意。

“头儿，他没死，浮起来了。”

“别让那小子跑了！”

“那小妞也活着。快，抓住他们！”

一道手电光从河坝上打来，还有那令我吃惊不小的喊叫声。紧接着，有几个人跳下河堤，登上一艘停靠在岸边的汽筏子，向河心疾驶而来。我猜，这次可能真的遇上麻烦了。

“托尼，托尼……”

突然，我听见了另一边传来的呼喊声。浮出水面的那帕碧正不知所措地在那里扑打着，不辨方向地向河岸游去。我又是一阵心慌意乱，生怕她这样做会自投罗网。

果然，她的惊叫声立即把那束亮光吸引过去，有条汉子从筏上跳入水中，向她游去。

我不敢声张阻止她，赶紧吸口大气潜入水中，拼命向她

游去，希望在她被擒之前助她逃离险境。

“隆隆”作响的汽筏头从我背上擦过，我立即往深水中下沉以避免被筏尾潜在水里的发动机叶片绞碎我的身体。看来，此时此刻，要救那帕碧，同时使自己也逃脱厄运，必须要夺取这条该死的汽筏子。

我迅速浮出水面换了口气，又迅速潜入水中，不敢多停留在水面上暴露自己的方位，叫汽筏上那几个冲我而来的歹徒发现。一秒钟，二秒钟……我有点憋不住了，如不换气，肺就要炸了。可我知道，只要我一浮出水面，灾难就会降临。无奈之下，我只好又喝了两口又腥又臭的河水。

突然，马达声消失了，我感觉到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我头顶上游荡，我估计他们是停机观察我的方位。我灵机一动，呼出胸腔憋住的气流，让一串气泡冒出水面，诱惑他们。与此同时，我却迅即游到另一方向，并伺机登上汽筏。

果然，他们上当了，一名歹徒指着那串气泡欢叫起来：“他在这里，我看见他了。”而我却从另一边如水鬼一般窜出河面，双手抓住汽筏的右舷。

由于我用力过猛，汽筏受震，左右摇晃。站在汽筏左边，此刻正用长竿往下捅我的歹徒毫无防备，站立不稳，失去重心，一头栽进了河水里。站在筏尾掌舵的歹徒，见我倏地窜了上来，稍迟疑了一下，迅即反应过来，在我翻身滚进汽筏之际，挥舞着手中长竿向我劈头扫来，欲置我于死地。

我听见了呼啸声，本能地将头一偏，筏竿擦肩而过，顿时火辣辣生疼。

不等他第二竿扫出，我纵身鱼跃挺立，叉开两腿摇晃着汽筏，同时伸出双臂做好抵挡准备。